

集部

别集

四库家藏

綱領

白思無邪
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白思無邪
邪誠也

苏洵书论集

苏轼书启集

苏辙应诏集





苏洵书论集

◎ [宋] 苏洵
◎ 朱瑞熙
◎ 孙家骅

整理 著
审阅



提 要

《苏洵书论集》，原《嘉祐集》策、论、书之汇本，宋苏洵撰。苏洵（公元1009~1066），字明允，自号老泉，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出身寒微，二十七岁始发愤为学，通《六经》、百家之说。屡试不中。宋仁宗嘉祐初，携二子轼、辙至京师，得识翰林学士欧阳修。欧阳修上其所著二十二篇，士大夫争相传诵，一时学者竞相仿效。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同修礼书。享年五十八岁。著有《谥法》、《太常因革礼》（与姚辟合修）、《嘉祐集》等。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人称苏洵为老苏，轼为大苏，辙为小苏。

此次整理，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为底本，该本原为上海涵芬楼依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巾箱本影印。以《四部备要》本（据明刻本校刊）为校本。另外，参校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（据徐乾学家传是楼藏南宋婺州州学刊本）、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》（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刊本）、《苏老泉先生全集》（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）、今人曾枣庄和金成礼《嘉祐集笺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）。

另将历来有争议的《辨奸论》附录于书后。

集部

别集

苏洵书论集

○提要



目 录

【第一卷 几策】

- 审势 1
审敌 4

【第二卷 权书上】

- 序 9
心术 9
法制 10
强弱 11
攻守 12
用间 13

【第三卷 权书下】

- 孙武 16
子贡 17
六国 18
项籍 19
高祖 20

【第四卷 衡论上】

- 远虑 22

集部

别集

苏
洵
书
论
集

○目
录

| | |
|----|----|
| 御将 | 24 |
| 任相 | 25 |
| 重远 | 27 |
| 广士 | 28 |

【第五卷 衡论下】

| | |
|----|----|
| 养才 | 31 |
| 申法 | 32 |
| 议法 | 34 |
| 兵制 | 35 |
| 田制 | 37 |

【第六卷 六经论】

| | |
|-----|----|
| 易论 | 41 |
| 礼论 | 42 |
| 乐论 | 43 |
| 诗论 | 44 |
| 书论 | 45 |
| 春秋论 | 47 |

【第七卷 太玄论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太玄论上 | 49 |
| 太玄论中 | 50 |
| 太玄论下 | 51 |
| 太玄总例 | 52 |
| 四位 | 53 |
| 九赞 | 53 |
| 八十一首(三方 三州 九部 三家) | 54 |



| | |
|------|----|
| 揲法 | 58 |
| 占法 | 58 |
| 推玄筭 | 59 |
| 求表之赞 | 59 |
| 历法 | 60 |

【第八卷】

| | |
|---------|----|
| 史论上 | 62 |
| 史论下 | 63 |
| 谏论上 | 64 |
| 谏论下 | 65 |
| 譬妃论 | 66 |
| 管仲论 | 67 |
| 明论 | 68 |
| 三子知圣人污论 | 69 |
| 利者义之和论 | 70 |

【第九卷】

| | |
|------|----|
| 上皇帝书 | 72 |
|------|----|

【第十卷】

| | |
|-------|----|
| 上韩枢密书 | 81 |
| 上富丞相书 | 83 |
| 上文丞相书 | 84 |
| 上田枢密书 | 86 |
| 上余青州书 | 87 |

【第十一卷】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上欧阳内翰书五首 | 90 |
|----------|----|



- 上王长安书 95
上张侍郎书二首 96
上韩舍人书 97

【第十二卷】

- 上韩丞相书 99
上韩丞相论山陵书 100
与梅圣俞书 101
答雷太简书 102
与杨节推书 103
与吴殿院书 103
谢赵司谏书 104

【附录】

- 辩奸论 106



第一卷 儿策

审 势

治天下者定所上。所上一定，至于万千年而不变，使民之耳目纯于一，而子孙有所守，易以为治。故三代圣人，其后世远者，至七八百年。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，以于是，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，可以永久。夏之上忠，商之上质，周之上文，视天下之所宜上而固执之，以此而始，以此而终，不朝文而暮质，以自溃乱。故圣人者出，必先定一代之所上。周之世，盖有周公为之制礼，而天下遂上文。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，亦欲先定制度，而其说不果用。

今者天下幸方治安，子孙万世帝王之计，不可不预定于此时。然万世帝王之计⁽¹⁾，常先定所上，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。至于政弊，然后变其小节，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。故享世长远，而民不苟简。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，以观国家之所上者，而愚犹有感也。何则？

天下之势有强弱，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。势强矣，强甚而不已则折；势弱矣，弱甚而不已则屈。圣人权之，而使其不至于折与屈者，威与惠也。夫强甚者，威竭而不振；弱甚者，惠衰而下不以为德。故处弱者利用威，而处强者利用惠。乘强之威以行惠，则惠尊；乘弱之惠以养威，则威发而天下震慄。故威与惠者，所以裁⁽²⁾节天下强弱之势也。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，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，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。何者？威竭而惠衰故也。故有天下者，必先审知天下之势，而后可与言用威惠。不先审知其势，而徒曰我能用威，我能用惠者，末也。故有强而益之以威，弱而益之以惠，以至于折与屈者，是可悼也。譬之一人之身，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，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、其性之



为阳，而投之以药石。药石之阳而投之阴，药石之阴而投之阳，故阴不至于涸，而阳不至于亢。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，而以阴攻阴，以阳攻阳，则阴者固死于阴，而阳者固死于阳，不可救也。是以善养身者，先审其阴阳，而善制天下者，先审其强弱，以为之谋。

昔者周有天下，诸侯太盛，当其盛时，大者已有地五百里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，其势为弱。秦有天下，散为郡县，聚为京师，守令无大权柄，伸缩进退，无不在我，其势为强。然方其成，康在上，诸侯无小大，莫不臣伏，弱之势未见于外。及其后世失德，而诸侯禽奔兽遁，各固其国，以相侵攘，而其上之人卒不悟，区区守姑息之道，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。是谓以弱政济弱勢，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。秦自孝公，其势固已駸駸焉日趋于强大，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，专任法制，以斩挞平民。是谓以强政济强势，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。周拘于惠而不知权，秦勇于威而不知本，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。

吾宋制治，有县令，有郡守，有转运使，以大系小，丝牵绳联，总合于上。虽其地在万里外，方数千里，拥兵百万，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，三尺竖⁽³⁾子驰传捧诏，召而归之京师，则解印趋走，唯恐不及。如此之势，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。势强矣，然天下之病，常病于弱。噫！有可强之势如秦，而反陷于弱者，何也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，惠太甚而威不胜也。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，赏数而加于无功也；怯于威而威不胜者，刑弛而兵不振也。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，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。何谓弱之实？曰⁽⁴⁾官吏旷惰，职废不举，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。多赎数赦，不问有罪，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。冗兵骄狂，负力幸赏，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。将帅覆军，匹马不返，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。羌胡强盛，陵压中国，而邀金缿、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。若此类者，大弱之实也。久而不治，则又将有大于此，而遂浸微浸消，释然而溃，以至于不可救止者，乘之矣。然愚以为，弱在于政，不在于势，是谓以弱政败强势。今夫一舆薪之火，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。举而投之河，则何热之能为？是以负强秦之势，而溺于弱周之弊，而天下不知

其强焉者以此也。

虽然，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。借如弱周之势，必变易其诸侯，而后强可能也。天下之诸侯，固未易变易，此又非一日之故也。若夫弱政，则用威而已矣，可以朝改而夕定也。夫齐，古之强国也，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。当其即位，委政不治，诸侯并侵，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。一旦发怒，裂万家，封即墨大夫，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，而发兵击赵、魏、卫。赵、魏、卫尽走请^[4]和，而齐国人人震惧，不敢饰非者，彼诚知其政之弱，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。况今以天子之尊，藉郡县之势，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，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。且有天下者患不为，焉有欲为而不可者？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，一赏罚，一号令，一举动，无不一切出于威。严用刑^[6]法，而不赦有罪；力行果断，而不牵众人之是非。用不测之刑，用不测之赏，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雷雨电，遽然而至，截然而下，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避。朝廷如此，然后平民益务检慎，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，而敛其手足，不敢辄犯法。此之谓强政。政强矣，为之数年，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。愚故曰：“乘弱之惠以养威，则威发而天下震栗。然则以当今之势，求所谓万世为帝王，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，其上威而已矣。”

或曰：当今之势，事诚无便于上威者。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，而必曰威邪？愚应之曰：威者，君之所恃以为君也。一日而无威，是无君也。久而政弊，变其小节，而参^[7]之以惠，使不至若秦之甚，可也，举而弃之，过矣。或者又曰：王者“任德不任刑”。任刑，霸者之事，非所宜言。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。夫汤、武皆王也，桓、文皆霸也。武王乘纣之暴，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，苟又遂多杀人、多刑人以为治，则民之心去矣。故其治一出于礼义。彼汤则不然。桀之德固无以异纣，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，而天下之民化其风，淫惰不事法度。《书》曰：“有众率怠弗协。”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，于是诛锄其强梗、怠惰、不法之人，以定纷乱。故《记》曰商人“先罚而后赏”。至于桓、文之事，则又非皆任刑也。桓公用管仲，仲之书好言刑，故桓公之治常任



刑。文公长者，其佐狐、赵、先、魏皆不说以刑法，其治亦未赏以刑为本，而号亦为霸。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？故用刑不必霸，而用德不必王，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。然则今之势，何为不可用刑？用刑何为不曰王道？彼不先审天下之势，而欲应天下之务，难矣。

审 敌

中国内也，四夷外也。忧在内者，本也；忧在外者，末也。夫天下无内忧，必有外惧。本既固矣，盍释其末以息肩乎？曰：未也。

古者夷狄忧在外，今者夷狄忧在内。释其末可也，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。古者夷狄之势，大弱则臣，小弱则遁，大盛则侵，小盛则掠。吾兵良而食足，将贤而士勇，则患不及中原，如是而曰外忧可也。今蛮夷，姑无望其臣与遁，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。北⁽⁶⁾胡骄恣，为日久矣，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。曩者，幸吾有西羌之变，出不逊之语，以撼中国。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，是以虏日益骄，而贿日益增，迨今凡数十百万，而犹慊然未滿其欲，视中国如外府，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⁽⁹⁾百万也。夫贿益多，则赋敛不得不重；赋敛重，则民不得不残。故虽名为息民，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。名为外忧，而其实忧在内也。外忧之不去，圣人犹且耻之；内忧而不为之计，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。

古者匈奴之强，不过冒顿。当暴秦刻剥，刘、项战夺之后，中国湮然矣。以今度之，彼宜遂入践中原，如决大河，溃蚁壤，然卒不能越其疆，以有吾尺寸之地。何则？中原之强，固百倍于匈奴，虽积衰新造，而犹足以制之也。五代之际，中原无君，晋瑋苟一时之利，以子行事匈奴，割幽、燕之地，以资其强大。孺子继立，大臣外叛，匈奴扫境来寇，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，天下被其祸，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，以为可得而取矣。及吾宋景德中，大举来寇，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，遂与之盟以和。夫人之情，胜则狙，狙则败，败则惩，惩则胜。匈奴狙石晋之胜，



而有景德之败，惩景德之败，而愚未知其所胜，甚可惧也。虽然，数十年之间，能以无大变者，何也？匈奴之谋，必曰：我百战而胜人，人虽屈而我亦劳。驰一介入中国，以形凌之，以势邀之，岁得金钱数十百万。如此数十岁，我益数百千万，而中国损数百千万；吾日以富，中国日以贫，然后足以有为也。

天生北狄，谓之犬戎。投骨于地，猜然而争者，犬之常也。今则不然，边境之上，岂无可乘之衅？使之来寇，大足以夺一郡，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，而彼不以动其心者，此其志非小也。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，以伸其所大欲，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。古人有言曰：“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？”匈奴之势，日长炎炎。今也柔而养之，以冀其卒无大变，其亦惑矣。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，以奉其所欲，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，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？然以愚度之，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，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，然今十数年间，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。何也？非畏吾也，其志不止犯边也。其志不止犯边，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，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，以失吾之厚赂也。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，何也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。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。昔者冒顿欲攻汉，汉使至，辄匿其壮士健马。故《兵法》曰：“词卑者进也，词强者退也。”今匈奴之君臣，莫不张形势以夸我，此其志不欲战明矣。阖庐之人楚也因唐、蔡，勾践之人吴也因齐、晋。匈奴诚欲与吾战邪？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，河朔有王则之变，岭南有智高之乱，此亦可乘之势矣。然终以不动，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。吁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，则彼既得其志矣。《兵法》曰：“用其所能，行其所欲，废其所不能。于敌反是。”今无乃与此异乎？

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，而夺一郡，杀掠数千人之利，彼又不以动其心，则我勿赂而已。勿赂，而彼以为辞，则对曰：“尔何功于吾？岁欲吾赂，吾有战而已，赂不可得也。”虽然，天下之人必曰“此愚人之计也。”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，而勿赂之为利，顾势不可耳。愚以为不然。当今夷狄之势，如汉七国之势。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，故举



数千里之地，以王诸将。项籍死，天下定，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。当是时，非刘氏而王者八国。高祖惧其且为变，故大封吴、楚、齐、赵同姓之国以制之。既而信、越、布、绛皆诛死，而吴、楚、齐、赵之强反无以制。当是时，诸侯王虽名为臣，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。胶东、胶西、济南又从而和之，于是擅爵人，赦死罪，戴黄屋，刺客公行，匕首交于京师，罪至章也，势至逼也。然当时之人，犹且徜徉容与，若不足虑，月不图岁，朝不计夕，循循而摩之，煦煦而吹之，幸而无大变。以及于孝景之世，有谋臣曰晁错，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。天下皆曰“诸侯必且反”，错曰：“固也。削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则反，疾而祸小；不削，则反迟而祸大。吾惧其不及今反也。”天下皆曰晁错愚。吁！七国之祸，期于不免。与其发于远而祸大，不若发于近而祸小。以小祸易大祸，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。而其所以不与错者，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，与知其势将有远祸，而度己不及见，谓可以寄之后人，以苟免吾身者也。然则，错为一身谋则愚，而为天下谋则智。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，而用一身之谋哉！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，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，因循维持以至于今，方且以为无事。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，不如勿赂。勿赂^[10]则变疾而祸小，赂之则变迟而祸大。畏其疾也，不若畏其大；乐其迟也，不若乐其小。天下之势，如坐弊船之中，骎骎乎将人于深渊，不及其尚浅也舍之，而求所以自生之道，而以濡足为解者，是固夫覆溺之道也。圣人除患于未萌，然后能转而福。今也不幸养之以此，而近忧小患又惮而不决，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。赤壁之战，惟周瑜、吕蒙知其胜；伐吴之役，惟羊祜、张华以为是。然则宏远深切之谋，固不能合庸人之意，此晁错所以为愚也。虽然，错之谋犹有遗憾，何者？错知七国必反，而不为备反之计，山东变起，而关内骚动。

今者匈奴之祸，又不若七国之难制。七国反，中原半为敌国；匈奴叛，中国以全制其后。此又易为谋也。然则谋之奈何？曰：匈奴之计不过三，一曰声，二曰形，三曰实。匈奴谓中国怯久矣，以吾为终不敢



与之抗。且其心常欲固前好，而得厚赂以养其力。今也遽绝之，彼必曰战而胜，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。华人怯，吾可以先声胁之，彼将复赂我。于是宣言于远近：我将以某日围某所，以某日攻某所，如此谓之声。命边郡休士卒，偃旗鼓，寂然若不闻其声。声既不能动，则彼之计将出于形。除道剪棘，多为疑兵以临吾城，如此谓之形。深沟固垒，清野以待，寂然不见其形。形又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，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。实而与之战，破之易尔。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，而后出于实者，出于声与形，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；出于实，不得已而与我战，以幸一时之胜也。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，不可以施之于智。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，世之所谓善斗者也。虽然，蓄全力以待之，则未始不胜。彼叫呼者，声也；跳踉者，形也。无以待之，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；不然，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，是以不能胜也。韩许公节度宣武军，李师古忌公严整，使来告曰：“吾将假道伐滑。”公曰：“尔能越吾界为盗邪？有以相待，无为虚言。”滑师告急，公使谓曰：“吾在此，公安无恐。”或告除道剪棘，兵且至矣。公曰：“兵来不除道也。”师古诈穷，迁延以遁。愚故曰：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。与之战，破之易耳。

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，新立，意其必易与。邻国之难，霸王之资也。且天与不取，将受其弊。贾谊曰：“大国之王，幼弱未壮，汉之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以病而赐罢，当是之时而欲为安，虽尧、舜不能。”呜呼！是七国之势也。

[1] “计”原作“家”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（以下皆简称“备要本”）改。

[2] “裁”原作“裁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
[3] “竖”原作“竖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
[4] “曰”原作“田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


- [5] “请”原作“诸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- [6] “刑”原作“将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- [7] “参”原作“矣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- [8] “北”原作“比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- [9] “十”原作“千”，据备要本改。
- [10] “勿賂”二字原缺，据备要本补。